

■王 剑

一棵树长在哪里, 绝不是偶然的事。 那年秋天,我到镇上读初中。镇中 学的操场上长有一棵柿子树,巍峨的树 冠、皲裂的躯干、丰缛的枝叶,撑起一 片葱茏

每天清晨, 教语文的韩老师吹着哨 子领我们跑步——围着操场跑十圈,雷 打不动。柿树是计数的起点, 也是结束 的终点。晨曦渐露,红彤彤的柿子在树 叶的掩映下时隐时现, 煞是好看。离 柿树不远的地方是学校的伙房。当袅 袅的炊烟从柿树顶端升起的时候, 开 饭的钟声就敲响了。我们盛上一碗热 饭,蹲在柿树底下,然后把自带的干 粮掰碎了泡进去。蚂蚁在脚下游走, 鸟鸣在树上伴奏。在这天地之间,没 人讲究,没有禁忌,咀嚼声和欢笑声交 织在一起,大家尽情享受着"野餐"的 快乐。

印象最深的还是观看老师批改试 卷。傍晚的时候, 韩老师从住室搬出一 把椅子,放在柿树底下,我们马上围过 去。韩老师一手拿笔,一手拿试卷,边 批改边讲评。韩老师看重卷面的整洁, 也非常喜欢成语,看谁的字写得好、谁 的作文里成语用得好,就会赞不绝口。 曲老师教政治,看重答案的简洁和条理 性,他的批讲让我们受益终生。考试总 结大会上, 孔校长站在柿树下的一块方 石上,给我们规划美好的未来。他的话 语浑厚有力,透着一种威严。时至今 日,每每忆及这种情景,我的心里都会 涌出暖意, 觉得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词韵

《说文解字》, 是东汉许慎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一个字,就是一个台阶

■邹惟山

一生的心血

把这部巨著献出

他以解字的方式

润泽广阔的平原

长成了许多汉字之树

许慎的另一部著作

许氏后人, 痛哭不已

为一部著述的失去

早已不存

一个字一个字 用小篆写成

他在晚年

终于登顶

汤汤沙河水

校园里的树

上高中时,我们班教室的西侧有一 大片白杨树林。闲暇时,我们喜欢到树 林里读书,读历史,读地理,读英语, 读小说……白杨树听到动情处,也情不 自禁地拍起手来。没有凳子, 我们就找 一块石头放在树下,或者干脆坐在草地 上,坐在随风落下的枯叶上。有一年, 路遥的小说盛行, 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 《人生》,背靠着白杨树坐下,从中午一 直看到黄昏, 沉浸到小说里不愿出来,

直是讨瘾。 不看书时,就看落叶。我喜欢看叶 子落下时随风飘荡的样子。大叶子飘 落,从容而优雅,像一只滑翔的大鸟, 从高高的树端起飞。阳光轻抚着它的羽 毛, 秋风摇动着它的桨橹。它不像告 别, 倒像是开始一段崭新的旅行。终 于,"啪嗒"一声落了地。小叶子调皮, 翻筋斗、打回旋,倘若几片结伴而行, 常常争先恐后地嬉闹。它们"哗啦哗 啦"的脚步声,如同山涧流水,泼溅有 韵。叶子落在大地上,往往还有呼吸。 蚂蚁从上面爬过, 蚯蚓从下面拱过。秋 风拨动着叶子的琴弦,发出"沙沙"的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离校那 天,我又一次坐在白杨树下。树林里很 安静, 我和白杨树就在久久的沉默中, 完成了千言万语的倾诉。我知道,朝夕 相处的三年, 白杨树比我们更知道岁 月,也更记得时间。

我供职的学校教学楼前,有一条长 约300米的南北大道。清晨,学生三三 两两地从公寓方向走过来, 花花绿绿的 衣服织成五颜六色的图案,游动在路面 上。放学时, 饥肠辘辘的学子们箭一般 地冲出教室,奔跑在南北大道上。每年 新生军训时练习队列,南北大道就是主 阵地。学生们身着迷彩服,排着整齐的 方阵,和教官一起挥汗如雨,口号喊得 震天响。

南北大道最令人难忘的风景,是站 立在两旁的几十棵梧桐树。树是哪一年 栽种的,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只知道每 年春天的时候, 梧桐树开始萌发翠绿 的叶子。夏天的时候, 梧桐树的高度 已经达到几层楼那么高,伸出的枝条 在空中搭起了手,相互勾连,遮云蔽 日,将南北大道遮成了一条绿色的长 廊。秋天,梧桐树的叶子黄了、落 了,一个个鸟窝裸露在秋日明净的天 空下,摇曳着校园最美的诗情。时光漫 漫中, 梧桐树静静地站立着, 虽然从不 开口,但它用那生生不息的枝丫,展现 出生命的悠长。

我每年都要给学生讲授课文《孔雀 东南飞》。当讲到"左右种梧桐,枝枝相 覆盖,叶叶相交通"时,我就会指着南 北大道上的梧桐树,说:"看,枝枝相 覆盖,叶叶相交通,就是这个样子!" 我问过很多毕业的学生, 母校的哪些 地方哪些景物让他们印象深刻。他们 几乎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南北大道, 梧桐树!"

毫无疑问,这些梧桐树也是我心目 中最美的风景。《诗经》有言:"凤凰鸣 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唐代有个宰相叫魏扶, 他在《贡院题》

中这样赞美梧桐:"梧桐叶落满庭阴,锁 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 今日负初心。"是啊,正是这些梧桐树, 引来了莘莘学子; 正是这块"辛苦地", 让一批批羽翼丰满的学子走向了远方, 开创美好的未来。



潘清江 作

哲思

拉动窗帘 又是一天

■张伍仓

傍晚时分,站在位于11楼的家中 阳台上, 听汽车的鸣笛声, 看窗外灯光 闪烁, 我伸手拉动窗帘时脑海里闪过一 句话:每当拉动窗帘的时候就又是一 天,要么结束,要么开始,人生也就在 窗帘的早晚开合中渐渐完成。

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时间用不完, 犯错可以理所当然, 打闹可以肆无忌 惮,因为人生的很多机会都可以重来。 年龄渐长,忽然发现时间是那么短 暂,沧桑不知何时已写在脸上,皱纹 不知何时已刻在眉间, 自己不知何时 也开始变得内敛、喜形不显于色。回 首往事,许多的过往让人觉得是那么 幼稚,许多的人和事也让我心生温 暖。原来,年龄不只是让我记住了衰 老,也让我学会了思考。行走在人生 的密林中, 我开始提醒自己: 从一个地 方到另一个地方,一段路程而已;从生 到死,一场经历而已——平淡是真。

记得作家路遥说过,一个人内心越 丰盈,表面越云淡风轻。是的,看过 了,看见了,看透了,看清了,也就看 轻了。人的一生很长也很短,长到看不 见岁月的底线,短到只有清晨和黄昏。 人活一世,太多东西是我们无法掌控 的,太多事情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 移的。所以,对生活和工作不抱怨、不 奢求、不计较,接纳生活给予的一切, 尊重一切人生的选择, 左手牵着岁月, 右手握着人生, 实实在在地过日子才是 真谛。

拉动窗帘,又是一天!



朋友圈十年

■安小悠

不知从何时起,发个朋友圈要 斟酌再三,最后索性不发,即使发 了,也会设置可见范围和时间。然 而, 我记得最初的朋友圈不是这个 样子的。

那时,朋友圈是心情的晴雨 表,喜怒哀乐我都会第一时间分享 朋友圈。朋友圈还是情感的互动 场,关于亲情的、友情的、爱情 的等。遇到任何难题, 也大多能求 助强大的朋友圈。种花、喝茶、听 歌、观影,或生了病,或获了奖, 或灵感乍现的几行闪光的句子,或 整理房间时发现的青春纪念品,或 各种吐槽……总之,每天能发朋友 圈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有时图文并 茂,有时仅一句话或一个表情符 号,发了朋友圈,彼时心情就有了 一个宣泄的出口。

前夜失眠,翻看了自己的朋友 圈。我的微信号是朋友帮我注册 的。记得开始时,我和最早加好友 的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但后来发生 了一些事,友情无疾而终。即使后 来知道了他们身在何处,也不再轻 易联系。到了这个年纪,彼此肩上 都压着担子, 再无学生时代的闲 情。如今想起,会觉得那是几辈子 前的事,细算下来,也不过十年而

我的第一条朋友圈发于2014 年1月10日,发的是一张自拍照。 那时我26岁,青春正盛,眼睛里 充满了对美好人生的希冀。第二条 朋友圈发的是一张黑乎乎的图,写 着"人生第一次把汤圆煮成一锅 粥,黑着吃下去"——当时竟然还 有很多人点赞。除此之外,还有几 条朋友圈发的是黑鸡翅、烂饺子、 烙焦的饼……皆是我修炼厨艺路上 的"经典"之作。如今再看,仍忍

不住笑出声。 有一条朋友圈,写着"在最邋 遢的时候偶遇少年初见,我只想 说, 老天, 给我一条地缝吧"这样 的字眼,还配一张田鼠打洞图。那 时,我刚从产房出来,麻药未退, 正浑身筛糠,头发又乱成鸡窝,如 此状况下竟然碰到了一个男同 学……接下来的那条朋友圈我写了 "窗外的雪已等我太久,如果来不 及,请不必再等我,把雪光换成阳 光,待春来,一并还我"。那时, 我正坐月子, 初为人母, 一夕之间 从孩子升级为大人, 那是从生理到 心理的全面蜕变, 手忙脚乱、喜愁

朋友圈仿佛结绳记事。这绳是 时光之轴, 其中每条朋友圈都是轴 上的一个线索,记录着我们走过的 日子。有段时间, 我迷恋上了用毛 线织围巾、手套、帽子等, 发的视 频和照片最多。其中一条是晒的给 儿子织的小熊马甲, 获点赞 183 个, 堪称十年朋友圈点赞量之首。 有段时间, 我是"炫娃狂魔"。后 来手机坏了,很多照片视频都没有 了,还好能从这些发过的朋友圈找 回一些。"一入肉门深似海,从此 钱包是路人。"有段时间,我喜欢 种多肉, 朋友圈晒的也尽是多肉的 图片。它们颜值高, 名字也充满诗 意,青凤凰、仙女杯、蓝黛莲、若 绿、毛海星、姬秋丽、千羽鹤…… 简直像来自仙界。

朋友圈是我们用手机截留的生 活片段。翻看从前的朋友圈,发现 自己曾那么幼稚、有趣、鲜活、热 烈地活着。我为从前的开心而开 心, 却不为从前的难过而难过。我 仿佛看到了曾伤感迷茫的自己,真 想穿越时光去拥抱她,告诉她: "把目光放远一点儿,你就不伤心 了。"年少时,尤其感情上,但凡 受一点儿伤害,都是地动山摇、天 崩地裂。而今,受再大的委屈和伤 害也能做到不动声色,悄悄自愈。 不知是那时的心太柔软,还是如今 已把心上痂锻成铁布衫, 百毒不侵

在我的朋友圈, 燕子姐发圈最 多。去年退休后,她和朋友组团畅 游,去了很多梦想之地,西藏、青 海、新疆、云南……看她发的每一 条朋友圈,都像自己也跟着她游历 了一番。有过远方的她, 现在待在 漯河,常分享朝露晚霞,分享夏雨 冬雪,分享沙澧河的每一道柔波, 把寻常的日子过成了诗。她把小院 打理得井井有条, 四季有花, 却并 不独享,都毫无保留分享在朋友 圈。每当遇到生活的阴霾,我就去 看她的朋友圈,瞬间觉得生活还可 如此, 便又有了勇气。有一段时 间,她陪着老母亲重游老宅,乘晚 风、吟烟霞、望秋月, 赏芦苇、入 枫林、看枯荷……我想:很多年 后,这一定会成为她最美好的回

我的朋友圈我作主。我频繁地 发圈, 绝不是为了炫耀什么, 而是 为了把今时今日的我,分享给未来 的那个我。

江湖犹在人已远

和朋友聊起电视剧, 听他说喜 欢武侠剧, 我便想起了自己少年时 代疯狂迷恋武侠小说的往事。

大概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我 从家里的一本《大众电影》上看到 连载的《神雕侠侣》,内容是小龙 女和杨过第一次从终南山出来,面 对世俗礼教和众人指责,杨过说出 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我就是让 她既当我的师傅,也当我的妻子。"

虽然不知道前情,但我还是看 得津津有味,凭借着手中的章节推 测大概内容, 小龙女这个名字也深 深印在我脑海里。上初中时的一个 暑假,我在县城的租书店借到一套 破旧但完整的《神雕侠侣》。炎热 的午后,大人们都睡着了,我沉浸 在杨过和小龙女阴差阳错的误会中 独自悲伤。一直到现在,杨过都在 我挚爱的武侠人物榜上排前三名。

那时的我看武侠小说,不爱武 林盟主一统江湖的霸气, 也不欣赏 为寻藏宝图的阴谋诡诈, 偏爱英雄 气短、儿女情长。江湖险恶, 总有 一人会护你周全;红颜万千,只对 伊人倾心相许。多年后, 当我反思 自己的爱情观,少年时所受武侠小 说的影响占了不少比重。但那时 候,武侠江湖中的恩怨情仇满足了 我对爱情的全部想象。杨过不顾天 下人的眼光对小龙女剖白心迹,令 狐冲情愿领受岳灵珊的刺心一剑, 金蛇郎君临死不能回到温仪身边也 要咬着她的钗环, 乔峰在聚贤庄宁 可与天下英雄为敌也要救阿朱的英 雄气概……太多让人心动的情节构 筑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横刀立 马、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我想象 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完美、更自由 的天地。江湖,是一个让我沉醉的 梦境。它远离现实和世俗,是我心 中的桃花源。现在想来,那时的我 有多天真,后来走过的人生路就有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人 情世故;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令狐冲和任盈盈琴瑟和鸣,如今 当我不再把这些句子当成醒世箴 的爱情,已是传说。

言,而是深深明白它含义的时候, 已经人到中年。在经历一件件事、 遇见一个个人,尝过生活的诸多滋 味后, 江湖不再是我遥不可及的迷 梦。用现代的话说, 快意恩仇就是 爽文, 现实的世界哪有善恶对决、 高下立见,有的多是无奈隐忍、得 过且过。武侠江湖的爱情可以死生 契阔, 现实生活中则是婚姻的一地 鸡毛。我想念曾经单纯向往爱情的

岳灵珊至死还在唱林平之教她 的闽南小调,游坦之忍耐阿紫的百 般折磨无怨无悔,青青用双眼失明 的代价为丁鹏赎罪……武侠小说中 这些迷人的爱情不胜枚举。他们告 诉我爱一个人是不计得失、无所畏 惧,为我描摹了一个个爱情的蓝 本,让我觉得这世间还有一种感情 可以为之生为之死。诚如《牡丹 亭》的唱词:"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如今的江湖, 自诩已看懂爱情 真谛的人,都恨不得把一个人也可 以过得很好刻在脸上。电影《爱情 神话》似乎也在说明这样一个道 理:中年人的爱情没有神话,只 有烟火人间。是啊,活着太难, 爱一个人太累,婚姻是两个人的 势均力敌,一个人的牺牲在现实 里怎么看都是大写的笑话。天长 日久总会淡化曾经的爱情,岁月 把怦然心动沉淀成相濡以沫已是 不易, 更别提那些中途下了婚姻 这趟车的。成年人的心脏早已练 得刀枪不入,只要自己不打败自 己,就很难再为感情伤筋动骨。 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学会趋利避 害,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方式适应 这个变幻不定的社会, 在我自觉处 理感情的功力更精进一层时, 我无 比怀念曾经迷恋过的江湖。

人生易老天难老, 江湖犹在人 已远。江湖里的人生永远跌宕多 姿, 武侠里的爱情永远让人念念不 忘, 当杨过和小龙女飘然远去, 当

在许慎文化园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他们无比痛心

一位姓许的师傅 为老祖宗守墓 已经多年 至今, 仍生活在许庄村

有一团火 燃烧在日日夜夜 把中国文字的天空 照得透亮 而许慎,举起了这团火 至今, 仍然示人以圣

神圣的汉字 走在了通向未来的多个时空 和千千万万个 知识分子的心灵

一代先师, 把中华之文字 系统地进行整理 并对每一个字符

进行了界定

在许慎文化园 有一条汉字大道 让中国的汉字之历史 在此生动显现

左边的书墙上 几百位当代的书法家 以作品, 向字圣致敬

五

许慎文化园的大门口 一尊巨大的雕像 以不朽的姿态 让几千年的历史延续

今天,他特别平静 温暖的阳光, 照了下来 在我们的茶杯中

惊起了白浪和青云 当我回到桂子山 在江南的云台上喝茶

对许慎文化园里的一切 仍然看得分明

百味

■郎纪山

到了舞阳,胡辣汤自然是要喝的, 烙馍也是要吃的。

前些日子,舞阳县保和乡袁集村举 办了烙馍节。数十盘鏊子一字摆开,火 苗映红了人们的笑脸, 面香在空气里氤 氲,吸引了众多游人。这对于传承好、 弘扬好舞阳地方传统饮食文化, 无疑是 一件大好事。

一个地方饮食的形成和流传都与当 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风俗习惯 有关。北舞渡的胡辣汤、杠子馍自不必 说,还有吴城的锅盔、侯集的肘子。当 然,也少不了烙馍。

先把面和成软硬适度的面团, 再揪 成鸡蛋大小的面剂, 在面板上用两头尖 的小擀杖擀成圆片片, 摊到鏊子上小火 烘焙,翻上两三遍后即熟。趁热吃时, 劲道且略带甜味。若蘸着辣椒汁、蒜汁 或香椿汁吃, 佐以稀饭, 也算是一道农 家早上晚间的家常饭食。但放凉后又干 又硬,难以咬嚼。

烙馍又叫单馍, 烘焙时得用大火烧 热鏊子, 把握好火候, 仅翻三下, 翻得 次数多了易焦易干,缺少了绵软与劲 道。若鏊子热度不够,火候把握不准, 烙制出来的馍没有"焦花儿"且"夹 生",不仅没了麦香味,还有一股烟熏 火燎气。

光景不好的年月, 烙馍常被用来招 待客人和工匠。家里来了客人,或者修 房盖屋、打制家具,几张烙馍加一小盆 豆腐菜或菜肴上面放几丝金黄的鸡蛋 皮, 便是上好的招待之物。家里有小孩 子和上了年岁的老人,挑几张烙馍,用 笼布包好,就是他们最好的营养品。因 为那时,一般农家除了一把麦面,实在 没有再好的东西了。

光景好些后,记得那时村里人很少 在家里吃饭, 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幼 的,都端着碗到村里的吃饭场去吃。有 人一手端一大海碗稀饭,一手端着盛有 辣椒汁的小碗, 小碗上摞着五六张烙 馍;有人干脆用一根筷子穿起来高举 着,或蹲在地上,或蹲靠着树干,蘸辣 椒汁吃着、喝着、喷着……这场景,在 过去的中原农村随处可见。

烙馍记

世上再好吃的东西,就怕顿顿吃、 天天吃、年年吃。在过往漫长的岁月 里,烙馍就一直是农村一日三餐的主要 饭食,那是很吃够人的。但在那些年 代,吃饭没有选择,为了填饱肚子,再 不想吃的饭食也得咽下去。这是生活的 一种无奈。

小时候我常听村里老人们在一起闲 谈,说有山西人来河南做客,吃了烙 馍,喝了稀饭,扯起闲话,说:"你们 河南人哪儿都实在,就是馍做得假,跟 纸一样薄,吃多了叫人笑话,只能拿捏 着吃。哪像我们那里, 炕出来的馍馍一 指多厚,大如锅盖。"想想也的确如 此,这并非是巧妇的刻意为之,应该是 一种生活的精打细算。缺粪少肥的年 代,麦子产量低,一人只分百把斤麦 子,人来客去得支应,逢年过节省不 得,老人小孩得贴补,里除三外除四哪 还有多余的麦面。所以, 乡下就一直流 传着"烙馍省,蒸馍费,常吃油馍要当 (寄卖)地"的俗语。

薄如纸帛的烙馍,如同把鸡蛋的蛋 液搅碎, 在热油锅上旋出的薄鸡蛋皮一 样,都是祖辈苦难生活中慢慢摸索出来 的精巧之作,馨香中带着苦涩,礼敬中 含着无奈。

烙馍真正成为农家饭桌上的家常 馍,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事 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饭食日 益的多样化,烙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 睐, 普普通通的烙馍走上了街头、进入 了餐馆酒楼。烙馍的吃法花样翻新,烙 馍卷蘸酱大葱、烙馍卷懒豆、卷槐花、 卷豆芽、卷辣椒圈、卷蚂虾……可谓无 所不卷

近年来, 乡村振兴战略如火如荼, "一村一品"风生水起,访古迹谒先贤 探究地方文化,游乡村赏美景品尝农家 美食,已成为一种新的出游方式。没事 时,带上家人,来舞阳吃烙馍卷菜,也 是不错的选择。

稿约

近期,我市文艺工作者积极行 动起来,紧紧围绕"三城"建设, 坚持"文化点亮城市、产业彰显特 色、创新引领未来"理念,挖掘贾 湖文化、许慎文化、食品文化、商 埠文化,创作了一批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的文艺作品,多视角 展现现代化食品名城、创新之城、 幸福之城建设成就, 讲述漯河故 事,展示漯河自然风光与人文之 美,以文艺形式凝聚社会正能量, 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本版将陆续 刊发,欢迎投稿,敬请关注。

邮箱: siying3366@163.com